



漢晉磚文說

代溫小滄

一樵王君性嗜金石所藏甚富比又購得磚文多漢
晉閒物蓋鄉人墾土出諸地中殆古時宅墓其文率
紀年日月閒拓五十餘本寄示攷諸兩史竊有說焉
如文云元康元年八定爲漢宣丙辰而晉惠辛亥同
又永平定爲漢明戊午戊辰而晉惠辛亥同又永康
元年定爲晉惠庚申而漢桓丁未同又永甯元年定
爲晉惠辛酉而漢安庚申同此疑年之說也若建武
元年閏月定爲晉元帝或亦似漢光武第據漢建武
三年丁亥閏正月逆至元年乙酉章法不滿當在更

始二年甲申歲更據晉太興三年庚辰閏三月逆至
元年丁丑章法有餘當在是年六七月文略耳此定
閏之說也至太興四年八月丁亥據晉元紀是年七
月壬午九月壬寅中間止隔一十九日係史文刊譌
又晉太元九年七月壬午朔十九日庚子據孝武紀
是年六月癸丑朔七月壬午無事不書史文正合文
中可攷者尚多未暇縷證茲特取其年閏參之或亦
古人正名之義庶藉手以報命耳

吳天璽磚說

己卯冬日偶至郡過葦村齋中出示舊藏磚文巨冊

讀其自題跋語頗極精覈復出續購拓本有天璽元
年太歲在丙申荀氏造十二字

在字荀字皆反文與
行中正文十字相間

不可又八月興三字隸楷峻整有法余案荀氏望出

穎川自後漢迄魏晉世多賢達宦業率在北方而孫
吳又別祖武子非荀卿後南國五十餘年此氏遂無
顯人卽志載俞韶之賜厲秀之改公孫之徙竝與荀
氏無涉是時主皓荒淫誣妖作瑞陽羨園碑適與所
造年同雲麓漫鈔所載殘碑文有云乃以柔
兆涖灘之歲月正革元紀號天璽其宅墓
皆不可攷諒不過吉祥萬歲自仍民俗耳要不可以
荒朝例視之葦村以爲然否

晉永平磚說

文云惟歲戈庠又云水平兩行共六字其文殘缺二
樵攷上爲戊寅下爲永平永字雖止存下半散水要
無可疑奈漢明晉惠兩號中訖與戊寅不值嘗諦審
拓本擬爲在辛二字蓋磚刻行中都有正反相間者
戈文次畫甚平與戊字之作人者不同乃在字反文
耳左旁上一點似不足據庠文下多積畫右旁直下
豎筆亦似不足據此文既定核諸漢明永平四年爲
辛酉晉惠永平元年爲辛亥兩號皆合矣惟晉號首
改永熙復改元康稱永平者才五閱月終當以此年

爲是漢磚文未必似也二樵見之或亦有取

晉永嘉二磚文說

文云歲在丁卯所作九月十日孤子錢噲又云歲在
丁卯錢公口案丁卯爲晉懷帝永嘉元年紀云永嘉
四年二月戊午吳興錢璿反三月丞相倉曹屬周玘
討璿斬之事詳玘傳磚文作噲疑史譌孤子二字略
似辰名第是年九月戊申朔紀脫朔字十日當爲丁
巳非也是時元帝初鎮江東聲威未著吳興錢氏與
義興周氏竝爲豪家而非清望每憤北人匹官失守
者避亂來居顯位駕馭南士噲起義兵拜官建武始

謀似正然所率部曲不及數百人名稍順于徐馥勢
遠遜于陳敏苟以軍期促迫猖狂謀變遂改軍號燒
邸閣劫殺陳豐孫充圖害王敦以舉事一蹶卽仆傳
首建康抑太不自量矣噲父錢公名不可攷錢氏有
曰溫者以誤買臨海公主爲女婢被誅曰廣曰象者
爲陳敏將軍與平敏亂曰鳳字世儀參王敦軍事溫
嶠諛爲精神滿腹者與沈充同惡亦預敦禍皆吳興
人似爲噲族餘不多見此磚爲噲父墳中物是時葬
術大行豈亦以妖言妄作不及四年幾致族滅耶
按此三句 磚雖小物志之可爲墓圖之誠又据漢人
疑有譌

碑額多篆文凸字劉禹錫宜城歌曰石碣陽鐫額是
也磚刻似類陽鐫者蓋自曹魏禁碑後競尙碣識其
文字方整率沿初平永建等金洗體製槩木范土搏
埴而燔之取便易也與丹書刻石陽鐫不同鈕子葦
村少嗜金石篆刻所藏甚富旣思舊碑泐搗翻摹失
眞似不若陶旌文字神氣完備尙得窺見古人筆意
況郡之西山巖谷深邃多古宅墓至今茅檐竹舍中
每拾舊時甌璧爲塗墍其文多漢晉閒刻于是廣爲
搜采擇其土密冶精製樸而文古者度弄之名其樓
曰百陶客歲曾手拓五十餘則成一巨冊見示蓋魏

晉兩朝正字畫流變之會故冊中有篆隸八分并眞行各體摩挲翠墨洵屬偉觀且紀年下係以月日并人地名等尤可藉正史闕此永嘉磚其一也

晉磚說

古者天子諸侯國中皆有太學國子大小學外此凡鄉遂大夫及黨庠州序家塾無非設教之所大抵卽吏爲師卽治爲學耳五經通義三王教化之官總名爲學漢時郡國縣道所上博士弟子飲射讀法略遵周制若文翁蜀郡任延武威閒非常立魏晉因之固未聞縣有專學也今二樵王君出示古磚拓本文有吳興東遷季潘瑾

造八字案吳興郡爲吳主孫皓寶鼎元年分吳丹楊二郡所立東遷縣名見晉地志載爲太康三年分烏程立閒改東安者隋志平陳後廢義興周札曾封東遷縣侯蓋兩晉之世八王五胡敦溫諸逆日尋干戈又朝士九品中正競尙元虛浮華標榜率未遑于學校惟涼州九郡有之見晉載記張軌李暠傳無與中國事卽倚

郭身程不聞建設安得分立下邑輒有此舉耶第攷范甯傳爲餘杭令於縣興學校養生徒事在孝武帝甯康初年潘瑾氏名雖不見史傳而東遷與餘杭同屬吳興相去不百理想瑾亦有志之士其令東遷時

當必聞風慕倣一仿范氏規制創闢黌舍教養博士
弟子員惜無碑載不顯于世幸藉此磚迄未淪沒鑿
有明據良不誣也比見宋程俱北山集文紙背有湖
州監郡庫務等官朱印簿帳知是解中刻本已詫爲
吾郡韻事而二樵嗜古乃能于千餘年文獻無徵之
後悉力搜采表章建學盛舉尤爲郡載生色雖纂錄
舊事如鄉先輩鄭芷畦先生僅牋唐石未拓晉碑持
此寶也眞可傲睨當世豈肩與元平五鳳等文以爭
先較古于吳會閒哉二樵果以余言爲然卽當宣諸
雕座龔以錦囊藏諸寶櫝署爲精舍中磚品第一且

君固精辨金石者更加博證必有心印云

又

余作前說止取紀半樵磚文拓本及二樵別目率興
作此而尾語仍屬二樵取金石文博證者蓋以此文
八字七皆隸書惟孝字乃古老子文見金石韻府隸古襍

入書家大抵有之恐閱者或有異讀故也比從張鱸

江處寄回正冊見此文後果有書跋讀孝爲孝者旣

錄說文爻聲

說文子部孝放也

老省

又老部孝善事父母者從老省

从子子承老也呼教切

等語灼見子老部分不可強混學字正

文自見教部

篆文

玉篇孝學同入子部

廣韻效部乃

云厥義不同形聲相近魏晉俗書溷而不別原其故亦或識孝爲學字奈晉無縣學莫可引證又見俗書教字多作教教字誰知孝字自古單行無從偏旁用者未免疎謬說文教部云上所施下所效也可知此齋輩混孝爲孝乃不解六書者爲此橫議不足據又云子不別出者蒙孝之下體爲之策攷古來金石凡重文必下加一一兩二且或上字小偏豈有行閒全無墨黜而可分一字作兩字讀者又未免撰造其誰欺耶是不可以不辨

龍簡文說

春秋列國兩漢諸王皆奉正朔而各自紀元厥後國

勢分裂強臣叛命遂有更朔建號等事或者乃以吳越稱元爲非分不知五季時中原篡奪如弈棋諸方竊據如蜂起而武肅獨能破巢滅董保障二浙一十四州民命數百萬卒以納土歸宋又使生靈不受兵燹之厄其功誠終古不朽訾議云何哉且其建元之故亦嘗詳攷碑錄乎蓋武肅自丁卯迄壬辰二十六年中奉篡號者二建國號者三丁卯四月唐亾次年戊辰無可稱天祐五年及天復七年因自建元天寶若崇化寺尊勝幢載天寶四年辛未明慶寺白傘蓋陀羅尼載五年壬申推知建元在戊辰約五年以唐

亾故不用梁開平乾化等號案吳越又有真聖觀碑崇福廟記署開平二年

碑錄而廣潤龍王庶碑則稱梁貞明二年丙子臨安崇覺

院開山碑又功臣禪院記同登聖寺摩厓稱龍德元年辛巳上宮

詩稱三年癸未良以通使故也癸未十月梁又亾次

年甲申無可稱龍德四年因復建元寶大若冷泉亭

記載寶大元年九里松觀音尊勝幢載二年乙酉東陽

縣觀音寺銅鐘衢州司馬墓誌同又水月寺幢載寶元年丙戌招賢

寺幢載二年丁亥浚舜井記載三年貢院橋柱載六

年辛卯寶石山落星石制書同羅隱記文有或聳秀

建靈德王庶碑推知寶大建元在甲申寶正改元在

在武康風山

丙戌至六年辛卯實八年以梁亾亦不用後唐同光

天成等號而天竺日觀庵經幢復稱後唐長興三年

壬辰亦以通使故也是其于故國淪亾強臣篡弒之

會別具忠愛纏綿未忍遽舍之至意雖晉吳天祐岐蜀

復天遵用唐號而或亾或僭一節不終在歐史固失采

其事卽順伯亦未究其心今立堂錢君爲武肅裔孫

出所藏寶正三年戊子太湖龍簡告文見示此大可

以禪碑闕者比年讀史見歐公文筆太簡謬處殊多

不能表章吳越始終節鎮忠君愛民之事因藉此簡

年確疏天寶寶大建號之由以證之此彭雲楣先生

所以有新五代史補正之作阮芸臺中丞詒經精舍亦以命題鄙著歐史補正議中曾將此簡載入而流傳本反改寶正爲天成非也

宣光銅印說

少聞里中先輩言乾隆三十六年北方新屯土中掘得銅印一爲太尉之印其字爲蒙古篆八疊文首上有漢文一十七字右署太尉之印左署宣光元年十一月日中書禮部造又言爲順帝子昭宗所鑄凡十餘年殂攷順帝北遁在戊申七月昭宗嗣位和林當在次年己酉而洪武詔修元史卽在戊申十一月緣

順帝無實錄亦于次年己酉遣使搜采至北平及平灤諸郡正當蒙古建元設官鑄印之時所使者不過奉行故事且以西北和林爲化外之域故不一及旣見元色目人丁鶴年自咏詩云獨有遺民負悲憤草閒忍死待宣光正與印合又見王逢感秋詩云本是宣光中興日腐儒長夜泣遺編乃知此號蓋取少陵北征詩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二語惟遺編爲何書迄不可攷夫闕略莫甚于遼史而其敘西遼大石事年號井井傳次頗詳始知元史之闕佚較甚于遼史矣

南宋趙氏墓碣說

內姪溫忠客傳來南宋趙氏墓碣文爲江蘇陸君錄送徵詩者自述泚墅學宮後有古墓稱趙王墳前明義塾碑記僅載爲宋定城令今得此碣于墓之土中姓氏世系始詳云云忠客屬予攷之讀其文有序無銘爲子勵手自誌書故無書撰人姓氏止附填諱一人于後序稱父用入太學兩舉進士不第以任子補雜班後爲制置邸密所辟出令邊邑無所著見以終文亦直序無誇語首云趙姓自別于玉牒也宋宗室署稱玉牒而不母王氏家世伊洛是南宋人習氣若唐人則繫姓

必書太原琅邪矣碣中諸人尙無攷惟用父集英殿修撰名思者見金史交聘表大定十八年三月宋遣試吏部尙書趙思賀萬春節碣云嘗貳天官是也宋史孝宗紀淳熙五年四月罷趙思起居舍人以奉使不知禮仍降二官蓋思以舍人借銜出使降官後復改修撰邸密宋史有傳制置江淮在開禧初年爲韓侂胄用兵所舉李大東見兄大性傳乃元祐黨人積中之孫直閣官卑故稱主管安撫公事至嘉定己卯轉寶文待制則稱沿江制置矣結銜甚合惟碣文後娶下失載某氏似非元闕係脫鈔耶秀州慶元元年

已升嘉興府此仍載舊名青龍其屬鎮也彭華鄉宋屬長洲縣見坡集滕元發墓銘自己巳寓災後宋人雜著數十種都不得見茲其大略耳續有所見再補之

附錄碣文

先君趙姓也諱用字彌明曾祖朝請大夫管當西京留司御史臺諱伍祖右宣教郎贈通議大夫諱慶孫父中大夫集英殿修撰贈大中大夫嘗貳天官諱思母淑人王氏家世伊洛靖康南徙因家于吳先君自幼嗜書六載壁水兩試南宮後以先祖

遺澤任從事郎調浙漕計置官于秀之青龍將書終攷邸公密制置江淮辟令光之定城以嘉定己巳八月五日終于邑治年五十有五先君孝友寬仁廉勤恭儉尤長于詞翰眾以遠大期而天嗇之年痛苦罔極勳等不孝卜宅孔艱始以嘉定乙亥二月十三日葬于長洲縣彭華鄉許墅之南岡先君始娶王氏以紹熙辛亥九月二十一日終今合葬焉後娶三子勳勢二女長適迪功郎楊澤再適進士姚子寅己巳次適甥進士張大壯孫女一人勳等泣血謹書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知廬州軍

事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李大東書諱跋云蔚野學宮後向
有古墓俗稱趙王墳按前明權使方公創建義塾
碑記載宋定城令未詳姓名嘉慶丙子歲燦與諸
同學董葺義塾并修古墓于土中得此銘世系
始詳爰求大雅詩歌以成韻事後學陸燦謹述

京兆府學碑記說

辛夏碧岑張兄示予金源京兆府重修府學碑記一
幀紙高七尺廣五尺首尾完具中爲鼠齧者十餘字
碑額失去進士李卓撰文正隆二年立此碑全文青
浦王述庵已刊入金石萃編攷府尹爲完顏胡女乃
婁室子本傳作活女胡活蓋一聲之轉壯義碑官至
儀同三司京
兆尹本路兵馬都總管餘人俱未及詳文有三歲設科經史取

士鄉升之府府升之朝皇帝臨軒賦業等語案元李
世弼登科記云天德二年詔舉人鄉府省御四試中
第選志天德二年始增殿試之制正隆元年命以五
經三史內出題始定爲三年一闈史文悉合惟登科
記言海陵天德三年親試于上京貞元元年遷都于
燕遂合南北通試而松漠紀聞云會試後又置御試
會試中選者皆當至國都不復試文止以會試敕殿
庭唱第而已士人以爲苦多不願往則就燕徑官之
御試之制遂絕夫忠宣先于皇統初南歸安知貞元
遷燕後事御試制絕乃附會之說不足據范石湖族

帳部曲錄明載貞元二年御題王業艱難賦趙可獻
之中第有詞是也若奉信校尉官志正七品上作承
信殆大定所改耶夫京兆爲漢唐故都府學爲太學
遺址神明奧區闕規鉅製自與他路府不同文不一
及直下秦焚漢濫四字夫焚則有之濫則費解漢武
紀贊曰興太學何武歌太學下王咸舉幡太學下濫
云乎哉三輔黃圖漢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關中記在安門之東杜門之西且行閒詞
語欠妥如世態滄于前當作世道諸生怡然當作欣
然風聲氣俗當作氣習文王時耶當作文文武方合此
種文字若使党趙爲之應不至是噫巍巍聖明堂堂

大府遭此腐儒俗筆污染靈星此韓昌黎處州碑歐
陽永叔吉州記魏了翁瀘州記之所以卓絕千古矣
舊鈔本敬齋古今註說

永樂大典一書顛倒篇章割裂文句誠淺夫之所作
也然其時舊本已亾搜采殊富故今人多從此伐山
而拾瀋焉梓而傳之率世所罕覩者卽如金儒李仁
卿敬齋古今註一書聚珍版刻凡八卷先時讀之驚
其上下千古博極羣書欣所未見而名臣事略不詳
卷目比在吳門張訥庵家得見元書係舊鈔足本凡
十一卷前後序跋皆無爲明萬厯庚子武陵書室蔣

德盛梓行者核其目計四百五十八則取聚珍版校
之僅得十之六尚遺其四至所引文中前後顛亂遺
脫不少其脫前者三則三卷馬援上又約輕脫後者
十一則一卷三百下又國風下二卷灌夫下又石林
下又中原下三卷齊梁下又大宛下五卷草
可下七卷淵明下又中脫者一則六卷法前後俱脫
延年下卷鄰韻下者三則一卷長發條三卷祕閒脫者三則一卷要要
劭條七卷監條四卷臣工條三卷黃其誤皆自大典非
典論條大不同者一則三卷黃聚珍之過因勸誦庵將足本校而刻之終以仁卿生
于閒代祇見諸元遺山桐川太白等詩其行事罕詳
爲告之曰元人蘇天爵名臣事略所引碑文記序載

李文正事甚備且攷其名而重有慨焉

詩見雜興八卷仁卿

生于大定庚子至正大庚寅登收世科

同榜自詞賦李璿經義孟

德淵外有劉從禹虞卿孟攀麟

駕之任亨甫嘉言龐漢茂宏已五十有一歲授高

陵主簿辟推鈞州金匱北渡講學著書祕演算術獨

能以道德文章確然自守至老不衰卽其中統召拜

後與翰林諸公書云云其本意大可見蓋在金則爲

收科之後勁在元則占改厯之先幾生則與王濬南

李莊靖同爲一代遺民沒則與楊文獻趙閒閒竝列

四賢祠祀嗚呼其學術如是其操履又如是何後人

不察謬改其名呼治爲治乃與形雌意蕩之女道士

李季蘭相溷吁可悲已今其言具在其名亦正倘能
付諸剗剗傳示當世庶使抱殘守缺者得見全璧豈
非大惠後學哉

玉田詞說

張玉田白雲詞高陽臺一闕爲過韓相園而念及賈
相者作于祥興戊寅宋祚幾訖矣攷其生在淳祐八
年去侂冑已遠與似道同時詞中但作感歎豪無譏
刺意想玉田爲故王孫有材具奇氣自負似道遇之
固不能如韓蘄王之周李晦叔辛稼軒之待劉龍洲
吳履齋之助劉震孫而江湖游客率有津潤亦所不

免不過如剗源送序云雖少有遇無以甯我居者玉

田當此固不必如太學之恨東風德祐乙亥太學生百字令云真箇恨

殺東風幾番過了不似今番亦不必如僧彬之歸遺

苦湖海新聞云東風謂似道骨元釋仁恩過似道墓詩云權握三朝位三事只應

知已是僧彬蓋火焚木棉遺骨付其子歸葬者第詞語宛轉已覺未免有情適見扣舷憑軾錄一書

忘其氏名引此詞題序下脫去復歎十字是不知感

念似道也髣髴作髣絲又不知侂冑函首金國也西

泠作西林且不知秋水觀半閒堂之在葛嶺也所引

草草至此又詞中殘碑云云乃耒草碑緣似道密聞

元主晏駕遣使乘機陰許歲幣與之約和反奏戰捷

諂附者遂立碑以誇大其功林霽山樵唱云回首耒
草碑荒烟掩餘怍亦是此則渠未曾夢見者集中惟
此闕爲可攷故爲詳識之亦以見古人遣詞之雅

又

玉田生平所交游者大率皆故國勝流自高疏寮王
碧山周草窗陳西麓鄧牧心董靜傳吳夢窗仇山邨

李箕房錢舜舉張伯雨彰彰表見外如趙學舟

宋宗室名

與仁字元父入陳行之

名恕可號宛委會楷人作樂府補題一卷韓亦顏

元爲辰州教授

斬王孫名鑄

輩稍可攷見其餘率不詳暇日偶讀鮑刻靜

春堂詩集四卷缺後四卷爲吳門袁易通甫著詩極

清麗明潤亦元人之鏘鏘者其姓氏屢見于白雲詞

中攷四卷有爲靜春賦木蘭花慢一首蓋通甫不樂

仕進築溪堂花圃以自娛尊酒不空座客恆滿而玉

田以王孫故態裘馬清狂游迹所經於鄉郡爲尤數

所云明窗淨几窈窕芬芳徜徉日夕者爲園中紀游

之作又泛江有懷瀟瀟雨一首所云悤悤呼酒夜雨

舟行乃別後卻寄者七卷和入杭韻甘州一首緣靜

春晚年小出寓杭日多故有茂苑西湖等句至八卷

中吳感舊聲聲慢云西州洒淚不忍徘徊殆通甫也

後作耶案靜春卒于大德十年僅四十五歲

見黃文獻墓誌

時玉田年已五十有九苦憶顏回相尋到老其感愴
之言亦至矣比又見張訥庵手鈔本亦止前四卷而
後四卷佚目尚存曾屬校字其贈禽衍陸生詩云眾
人乃欲攘其踰引左傳攘公之兪
句改作兼又雪中詩云欲張故先翁引老子
將欲歛之語改作歛詳見代張所作跋中
中乃有喜玉田至及和閏元夕詞與白雲詞七卷閏
元宵風入松一首正合且如東季博有園池一萼紅
詞袁亦有山園
詩適安陸義齋有清暉堂壺中天詞燕喜亭南歌子
詞袁亦有香遠亭梅臺橫舟亭等作
齋詩屠存博名約號月汀杭人集有見近詩有懷
清平樂詞袁亦有客杭同游送詩
名希等竝見兩集中當時名園雅會賞心樂事都可
賢紀鮑本并脫佚目遂半無可攷矣若夏壺隱畫竹石

袁集題作錢德鈞當自爲一處耶

又

樊榭厲氏以五行相生推玉田世次功甫鑑後得斗
南樞因作論詞詩以志快第中缺水旁一世尙未審
故友楊秋室每與余談樂府必及循王五世孫事率
以無書可檢傳疑者數十年矣比友人范白舫自蜀
中回出其著攬菑山房漫記中引奚滅秋厓津言
一則載張濡子含孺染家學別出機杼獨自成家有
湖上松窗別墅絕句一首弱柳舒眉學遠山四山斜
鞞綠雲鬢平湖如鑑一回
照西子明父功甫楊誠齋賞其詩所謂新拜南湖爲
妝濃淡間

上將是也子樞斗南工長短句李筭房每稱之自注云樊榭未審錄此以證讀之如獲拱璧不禁狂喜既喜濡爲鑑子尤喜濡卽樞父玉照松窗寄閒春水嫡派四傳風流繼起白雲詞中又添一佳話矣白舫何久祕此說不行續刊而使秋室終不得見耶因復記滿江詞本仄韻姜白石以其多不協律翻作平韻此詞五卷韞玉傳奇一首亦用平韻豈卽步石帚者耶又詞中如題絕妙好詞西江月一首觀王碧山花外集洞仙歌一首宿董靜傳高士樓春從天上來一首樊榭箋中皆失引敢以質諸白舫必有以教我

汲古閣寫本滏水集說

上章涪灘之夏劉疎雨出此本示余曰觀其字畫之峻潔烏絲之明淨非毛鈔不能是可寶也余以山館珍藏本不敢假僅取其次者而讀之今年春過之小疎姪復出以見示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知爲寶惜傳世者未忍與諸書散去繹其諱令定爲國初所錄且通幅結構多帖體與今行世本中州集如出一手爲汲古寫樣無疑閒閒諸古體本諸離騷參以莊列荀楊極以坡谷而雜入于佛老歸潛云公性喜佛老晚年頗畏士論擇其文主張二氏者削去而行閒道

錄禪偈徵引鎔出何耶諸史論亦平平無奇遺山云
公文長于辨析極所欲言不拘繩墨亦似有不概于
心者惟游華山詩爲裕之龍山詩之脫胎新體戒諭
爲欽叔百官詔之藍本想見當日游從諸名士羣然
推仰奉爲科律如此再攷古詩遂初園八詠止載六
首而記中尙有悠然臺味眞庵二目豈元闕抑脫鈔
耶外如送楊叔能關中詩引省齋銘遺山弔楊善淵
詩續夷皆不見若裕州學記有升孟子曾子于堂而
孟對顏至曾子絕無升配事良係胥手倒寫曾子二

字之誤又据次本卷首有楊文獻元序茲則前傳後
銘而已今錄呈可精寫補入讀凡數過計正字削字
補字約及二百惜案頭無他書可證挂漏不免耳曾
記往歲存德堂中主人揮金購書估值逾倍琅函祕
冊無足而前武林金閭諸賈與織里賀書家爭先求
售溪上檣舟恆滿每當風日清美花樹盈庭酒炙茶
烟佳賓列坐相與辨舊刻校足本商略古今以上下
其論說窮日夕不休所蓄益富聲譽且益高耆德如
錢竹汀先生欣然扶杖一再過之并許作山館藏書
記載一時盛事回視前朝顧玉山項墨林諸大家殊

有德色轉瞬未幾而主人逝矣館書座客散如浮雲
今所遺架上者千之一耳春窗黠勘鐙炮眇昏老淚
泔泔不堪回首惟小疎尔時荷衣出拜或未悉知上
事余以老友殘年感深恩舊附述數語庶知尊甫先
生襟期浩落學識淹通度越尋常如此而今豈可得
哉書歸其善保諸

繡谷寫本淳南集說

金季士大夫多喜逃虛養名高自位置假借于道學
汨沒于禪機趙閒閒李屏山其著也求其潛心砥力
本經史通鑑之學爲指歸生平不衍太極圖不作葛

藤語者惟王溥南爲然集中辨惑三十餘卷其天分
高業力優故能貫穿百代以議論爲長且少奉常山
舅氏意主字役之教文須平實不失眞當史局時每
點竄雷希顏惡硬文字故史記辨摘其失支墮節不
遺餘力雖閒出于索隱史通而能令太史公慙焉避
席至宋子京新唐書僻澀不成文句視馬遷更下誠
有污于金蓮寶炬者其指駁不當尤甚哉若君事辨
之宋征李煜極推周世宗之德度臣事辨之晉伐孫
皓反病羊叔子之失謀大抵南渡後北拒蒙古屈不
得伸南綴宋人仰不能俯四郊多壘國勢日孤一時

朝議要以和親和議爲長策而豈所論于孫吳南唐
之已事耶司馬通鑑于曹操多恕詞而辨中前言溫
公論操篡漢取之盜手失言之罪萬古不磨後乃言
正閏之說吾從司馬公則大惑矣又坡翁以詩入詞
爲後人詬病詩話不伏此論以南宋詞纖柔俗好日
趨委靡而推銅琵琶鐵撥爲古今第一殆北朝好尙如
此遺山新樂府亦未免習氣惜皆不及見周草窗絕
妙好詞耳厲樊榭氏論詞語最得之滄南詩且不工
安知詞哉內姪鈕柘山顧余喜金源事爲從繡谷傳
寫見贈後加續附一卷合爲四十六卷有吳尺鳧二

跋前有王復翁彭應龍王百一三序而冠以提要眞
足本也前後覆校得譌處一百八字俟他有所見再
正之

款乃說 與錢守道

山谷才氣遜東坡每出奇以求勝集中多拘體拘句
拘之不已遂有誤讀如少陵江上短述句云老去詩
篇渾漫與本與字東坡江行句云袖手焚筆硯清篇
眞漫與與苦同叶而山谷改作興後鍊厓竟以漫興
入詩題亦沿其謬君茲所辨款乃二字因柳河東集
注本譌作襖靄字山谷好奇從而實之至胡荅溪引

元結歌亦作襖靄洪駒父且反作靄襖皆非也案款
字哀上聲南楚凡言然者曰款唐劉蛻有湖中靄迺
歌劉言史瀟湘句云閒歌暖迺深峽裏元宋无子虚
有靄迺集靄暖款及迺等字特文異耳其音同無
可疑竊更意南人之唱款乃猶吳人之唱懊惱懊儂
歌北人之唱紇那曲款懊紇匣母及乃惱儂那泥母等音
韻雖異而母自同若襖靄則奚涉耶至近時濫刻并
改款爲款說文款从欠矣聲宋張東澤詞元許有壬唱和竝名款乃集此由不識
字之明人致誤又山谷之罪人矣

元兩劉郁說

顧氏元詩三選及癸集掇采元詩備矣攷訂人物亦

極博惟癸丁卷劉郁傳云字里未詳官監察御史原注

按元史世祖本紀中統元年召眞定劉郁邢州郝子明彰德胡祗適等乘傳赴闕劉靜修集劉郁字仲文析州蒲陰人少從事亳府參軍後仕京師爲將仕郎年六十餘命酌賦詩而終元遺山集渾源劉祁弟郁字文季三者俱未嘗云竊攷官御史者乃京叔之弟官御史也俟更攷之

郁秋澗集渾源劉氏世德碑從益次子文季亦名士

中統元年肇建中書省辟左右司都事出尹新河召

拜監察御史號歸愚卒年五十六妻趙氏前吏部尙

書璜之女子景岳又碑陰先友記劉郁以篆隸眞行

名家終監察御史及遺山集通奉趙公碑女一人適

雲卿之子郁早以文筆知名陵川集渾源劉先生哀
詞引庚戌先生訃至其弟文季以易簣時所付處言
見示云云皆是金史劉從益傳末不附郁名元史世
紀中統之召當卽辟爲都事事若將仕之劉郁別見
靜修遺詩劉仲文輓章序仲文名郁析州蒲陰人少
從事臺府參軍謝病歸杜門不出以春秋左氏學爲
業所居里名黃臺因以爲號後仕京師爲將仕郎年
六十餘命酌賦詩而終子元今爲奉禮郎秀野之誤
由失檢世德碑并未見歸潛後四卷耳故爲詳載之
第顧氏傳則不詳而所采鵲山詩自係文季作其下

句云倚天翠壁二千仞只欠摩崖字幾行蓋文季以
書法名家故下此滿意語

鍾紹京書五帝六甲經說

五帝六甲經本漢武內傳

漢武內傳上元夫人云求道益命皆須五帝六甲靈

飛之術六丁六壬名字之號

爲鍾紹京書蓋魏太傅繇十世孫也

少事親孝旣官鳳閣舍人從明皇削平內難爲中書
侍郎尤工書此經亦黃庭之類故專師右軍法名籍
甚當時稱爲小鍾宋淳化廣收碑帖以經生書不入
內府蓋王著固非識者且或以其爲相時稱義男子
楊思勳之父傳諸石刻故抑置之卷前有倪雲林題

近已佚去明時藏馬瑞南家

又藏李伯時白描三清圖見書畫舫亦見嚴氏

書畫

後歸徐茂和又為徽商售去沈景倩曾有許高

陽女賣嫁蠻兒之惜誰知適落董思翁手惟思翁晚

年久在歙中汪氏其遇合如此

書畫舫云靈飛六甲經楮紙真迹與準提

兜在董

思翁家乾隆時海甯陳氏取此經入石在渤海藏真

帖中

其稱渤海者陳氏先本高氏

後附思翁跋語流傳遂廣錢唐

門翻搨遠遜之靈飛之名或係思翁改題數年前曾

偕歙友吳君子碑肆見藏真初搨本精采飛動可愛

索價殊昂不可得吳君云某必購得之惟先生先為

某識之今札來果得收諸架上矣因綴所見聞者郵

致之

四十二章經說

葉水心云四十二章經質略淺俗是時天篤未測漢
事采摘大意頗用華言復命非浮屠本書余謂經中
華言乃出譯者之手西域元文未識何似蓋先時劉
向所見天祿佛書內藏不出無從讎校故譯者或以
意造之耳然嘗見釋迦本行經在兜率陀天說法云
我今何處成道觀見生南閻浮提大有利益又云誰
中為我父母觀見白淨飯王摩耶夫人可為父母又
命波斯匿王同生作我檀越阿難等同生為我弟子

又命舍利弗外道中生當受我化回邪入正又父母
恩難報經云設使右肩負父左肩負母經歷千年便
利背上未足報恩西書俚淺率皆如是或樺皮貝葉
之本色於此經何議哉余家藏有三本汲古刻沙門
守遂注者北宋本也六和塔紹興諸公書石者南宋
本也永樂初沈度帖明梵本也其間文字章句多不
同更取唐沙門元應一切經音義攷之中有黍箠二
字二本俱無此文又有輸敬二字當爲天神輸敬下
注而塔碑作踰敬沈帖毛刻作愈敬竝屬輸字之譌
惜乎唐本不得見傳刻既久則又誤脫不全矣承示

山舟翁所書經帖因拈說以間惟上人爲我證明

小蓬萊石碁局說

乙丑之秋過石谿紀君齋中君云某去歲自他所得
石碁局一刮垢磨光喜爲遠祖泉石公物嗣于架上
又檢得從祖餘素公詩記與此石合因綴小記以述
兩世蓄石之由且置高几廢而陳諸座閒遂并出以
示屬余記之余觀石色黝紫理堅滑斂之其聲琅然
清越以長石體平方帶縱面綫縱橫刻皆二十得小
方三六一有明嘉靖癸亥紀泉石改製十字又雲谿
隱口氏小蓬萊碁局十字背有宋紹定辛卯六月既

望刻石十一字其修廣闌刻制度竝詳自記中惟君
上世富二秀公于元大德間始自句容來居潯上在
無錫華氏後高郵張氏前久爲吾里望族厥後子姓
益顯且繁其嘉靖癸亥改製此局構齋以藏者爲泉
石翁君九世叔祖也越百餘年康熙辛未重得此局
作詩以記者爲餘素翁君曾伯祖也又百餘年君復
于今嘉慶甲子三得此局殆古人所謂緣熟者摩挲
拂拭顧而樂之有時清簟疎簾與客對手子聲錚錚
覺松風嘍然迴絕塵世司空表聖花院石幢二語可
爲移贈若小蓬萊之名見陶穀清異錄爲違命侯園

池又見楊誠齋江湖集爲伊族彥通所居吳文英有
賦楊公小蓬萊尉遲栢詞又見武林梵志周艸窗過
南屏有詩皆非也又鍊厓記云霄水之上子城之中
有道士宮曰元妙聞人師居一軒具在而以小蓬萊
自命又有寄小蓬萊主者聞梅磻詩見于東維子集
又雙林鎮南約十里地名盛林山有土阜高三丈許
爲盛溪莫公墓不知何人也墓東高處有閣三間題
曰小蓬萊皆近是特是紹定片石雲溪裁爲碁局刻
氏制名似無可疑無如隱下一字磨泐不可攷且鐵
厓記文莫君墓舍與君先世皆不甚關涉究不知雲

溪爲何人小蓬萊爲何地則梅礪軒與盛林山又未
敢執議然此局之轉徙淪落完璧無瑕每踰兩甲子
終出而爲君家三世寶藏試思坡翁之雪浪米老之
研山尤海內所震耀暴著者果能傳世如是否豈不
大奇且貴乎哉君嘗屈指言南宋辛卯至今垂五百
餘載更閱十數年得庚寅六月之望算周六百當爲
大設湯餅筵徧致名士如白陽胥臺輩并效衡山賞
菊故事訂文角局把酒徵歌爲此石壽以無忘兩祖
之手澤計余是時雖癯老庶幸覩此豪舉或能爲君
家三世作頌云惟是人地名攷學濂按句疑有誤無可肌證

他日當有博雅君子出必能辨泐石而詳書之敢不
推枰袖手以俟

董本西廂記說

舊見傳是樓書目有古本西廂記爲董解元作旣閱
輟耕錄知其爲金章宗時人毛西河言解元爲金章
宗學士有此本明隆萬前與關漢卿本竝稱而周憲
王羣英襍劇載關氏六十本中無此目惟王實甫二
十二本內乃有西廂五本卽五劇自關王名立董氏遂
掩緣此曲是搦彈家詞以金人本音歌之最合元人
音韻漸變故多改古本別創新詞不知實甫五本卽

董曲否至明時南詞盛出北曲之六宮十一調出入
煩尤尤所不解故有愛歌新小令懶唱北西廂之語
不知何人并改爲南詞以便演劇關氏旣寢王氏亦
僅存而解元一書竟如曠劫前物幾于灰燼無聞矣
今讀此本爲海陽黃嘉惠刻定爲董西廂分上下二
卷無齣名關目行間全載宮調引子尾聲率填樂府
方言不采類書故實曲多白少不注工尺是流傳讀
本與院妓劉麗華口授者不同黃引云解元史失其
名時論其品如朱汗碧蹠神采駿逸此又涵虛子評
目所未及又云竹索浮橋檀口香腮爲關氏襲句据

文中尙有顛不刺的鵲淋淥老等語亦似采當日方
言也又云今世所刻僅見于四西廂以爲薰蕕共器
識者傷之豈卽所傳王氏之五本耶其爲北曲南詞
與文人讀本之廿一折院家唱本之彩雲開豈不可
知而此書之爲傳是古本無可疑者

禮耕堂叢說終

史論五答

身程 施國祁學

楊拙園手錄全謝山與杭堇浦論金史五帖見示
并書云南宋雜著小種甚多而宋金二史率不取
之識疑久矣比讀謝山內外集見其引辨詳博有
契於心錄呈備攷因作此以答之行閒雜入小注
亦以書事稍僻惟恐不出於人之意時重光協治
壯月也

答一 內集第三帖

金初國裏朝廷獨重部族郎君漢人不得處其間雖
 劉彥宗時立愛等能得君而居大位僅鎮平州燕京
 不入上國其召入上京在帝左右者惟韓企先一人
 後韓昉亦入企先於天會十二年拜右相奈紀文脫
 上京侍熙宗太宗紀天會十二年脫書拜右相事傳語盜襲田
 略熙宗紀皇統六年薨前不見一名
 毀黨禍碑文多隳括語治功多失詳本傳世宗云企
 傳襲用之故止五百字先關決大政不
 使外人第據入見時太宗驚異有朕咎夢此人今果
 覺知之語熙宗方位諸版視同四皓其內廷祖孫授
 受明良際會密議良多惟是西京元帥功高勢橫蔑
 視本朝隱為腹心大患夜半前席當必借籌及之明

年太宗崩熙宗即位幼主年少氣銳忌權畏逼日夕

刺心不改元不立后設使調劑偶疏君臣閒隙一開

或致猖狂犯闕非若後日宗磐撻懶之叛可以一兵

悉殄者會粘罕一聞哀詔奔喪入朝此事紀傳皆失

在二月乃即畱任太保獨領三省隆王爵而放兵權

一大關節猛虎入窠稍就束縛又爾時武功將戢文治漸興朝

章設施大典竝舉追諡太祖后如改葬太祖定三國

頌大明雖其桀傲性成儼在駿奔未執異議集禮十

月尊諡太宗右丞相宗翰攝中書令進冊且自念勳

業小就亦不肯輕肆狂謀迷其進退優柔饜飫盡粒

兇鋒不二年而高劉伏法竟以隱忍沒地十五年乃

知企先坐鎮中朝潛消默奪能使少主無殺大臣之

名而大臣得以功名終可謂得賢相之體審是而粘

罕事可知矣惟粘罕之待宋人貪暴已極南人恨之

入骨意謂必受惡報誰料其得保首領以歿而好事

者張滙金因撰造牙匱一敗獄中一書粘罕獄中上

大則謫興德高則毀來此言是也自振古之論以周

公之聖也當成王即政之日以言其業則未盛也以

言其時則未太平也以言其君則幼君也周公是時

建功立事制禮作樂盡忠竭力勤勞王家公之功德

編于詩書流傳於天下自古及今于世無媿焉尙有

四國流言誅弟之過也況後世不及周公者乎臣今

所慮者輒敢辨于陛下無五萬之眾糧無十日之儲長

二先帝破遼攻宋兵無五萬之眾糧無十日之儲長

驅深入旌旗指處莫不請命降遼宋二主及血屬竝

歸囚虜遼宋郡邑歸我版圖方今東瀕大海西徹狼

溪南連交廣北抵室韋臣之力也又扶持陛下幼沖

業繼治盛朝先帝所委臣之力也又扶持陛下幼沖

以臨大寶南面天下成王之勢也臣之功勤過于周

公之日賴成王之聖慮也今臣之勢也臣之功勤過于周

其情臣再呈前日之罪命御林牙雖出其言在陛下

下用臣出師之日臣受命御林牙雖出其言在陛下

謀以狂孽指日可定不期耶律潛伏沙黨復反交攻

凡三晝夜勝負未分猶可力戰奈杜充糧艸已斷人

論

三

并高慶裔臨刑數語慶裔臨刑粘罕哭別之慶裔曰今死矣我公我公早聽某言事豈至今日某其善保之誣為謀反確證必使身敗名裂而後已

特不知牙軍何賊戰敗何地逞茲小醜何勞都帥親

征偶爾小負何遽大功鐫沒又書所引成王周公安

廣五湖等字繆陋不堪乃南宋蒙師之稍能把筆者

為之即慶裔之語不過宵小私恩勸其初不奔喪繼

乞西帥免受朝廷節制耳抑不知果有此語否豈得

即以謀反陷之乎且諦觀答詔意旨下粘罕詔門下

賞所以褒有功非濫恩也罰所以誅有罪非溢怒也

朕惟國相粘罕輔佐先帝曾立邊功迨先帝上仙朕

繼承丕業眷惟元老俾董征誅不謂持吾重權陰懷

異議國人皆曰可殺朕躬非敢私徇奏對悖慢理當

棄磔以彰厥過嗚呼四皓出而復興漢室二叔誅而

再造周基去惡用賢其鑒如在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與獄書風馬不涉此乃誅撻懶天眷二詔文傳會成

獄者文云曾立邊功指撻懶六部都統事粘罕不止

邊功也眷惟元老指其屬尊非必高官陰懷異志指

其倡議以河南地與宋獄書辨冤有何異志皆曰可

殺指上變者二叔即宗磐宗雋七月四皓即企先皆

援實事非汎引也或曰能造偽書不能撰偽詔乎非

也宋金誓約凡大詔令兩界必有關牒故藉詞牽合

以陰鱗之則可若竟杜撰奈當日耳目何又威烈皇

帝本傳不載不知兀朮亦諡昭烈皇帝見征皇統濫

爵已為正隆削降又或以熙宗厭惡老臣夫粘罕豈止厭惡哉然天眷以來熙宗尚未酒荒至其孫秉德復為右相乃中海陵奸謀是時真酒荒矣大抵宋人

承紀遼餘習元好問耶律貞銘通鑑長編及八遼錄北顧備問等書多敵國誹謗之詞可盡

信其說金事之謬有三一日傳聞一日附會一日誹

謗皆不甚足憑史世紀凡叢言松漠記張棣志等書皆無足取而數百年讀

書人多惡視金源左袒南宋每得無稽之野史其尤

鈔本無名氏竊憤南遷二錄予雜興二卷偽書詩中深斥之即刊本宇文懋昭大金國志亦不可盡信

咸喜談而樂道之而金史又多脫畧嫌諱尤非易讀

讀者稍加涉獵輒嗤為疎謬雖大家不免即此誣獄

一事熙宗紀中宗翰傳後本無可載無已因細疏熙

宗初政右相韓企先當日事狀作粘罕對證其誣可

立辨矣予雜興一卷粘罕誣獄詩注已畧言之惟以獄書為江南蒙師

所撰答詔自屬撻懶無與粘罕事為作偽者竄合古

來未經道破此係鄙解不識有當否

答二 外集第一帖

范石湖高宗輓詩注載直亮二主皆在聘使中帖云

語甚荒唐是也攷弔伐錄金初與宋通使例遣李堇

一人遼渤海各一人專取桀黠有口辨者借官以出

惟時郎君總事貴重卿相拜不為禮豈肯輕使下國

故熙宗皇統以前入宋者竝無完顏與主亶已自無涉更据交聘表元表甚略皇統二年至海陵天德二

年多在紹興時完顏使宋者凡九人二年三月冊宋

使禮書宗表無傳宗室表宗字兄弟行廿六人中無

此名係同部人梓宮使點檢賽里宋高紀乃幹魯孫

見本傳末三年十一月賀正使宣徽華宋楊愿無傳

表亦無名亦部人五年四月生辰使點檢宗尹乃幹

論子有傳七年四月生辰使點檢卞爲太宗後表云

世次無攷北京雷守見與列傳者不同十一月正旦

使點檢宗藩無傳廿六人中無此名亦部人天德二

年正月報諭使指揮思恭卽思敬石土門子有傳二

月生日使兵書元宜爲耶律賜姓俗呼勸農使者見

逆臣傳自此至紹興末遂無之與主亮又奚涉哉惟

天德元年十二月賀正使點檢充本名梧桐時海陵

方行弒逆畏宋伐謀重其事故遣親弟因在都亭病

亟不克入賀遣使追回以副使劉箴代行事致有附

會之說第石湖究以使事未實此詩竟不經進改本

以呈是條辨正已與劉一止茗溪集陸放翁劔南集

等詩辨略載入雜興一卷齊國劉豫詩注矣

答三 外集第二帖

宇文虛中兩傳金史以才負謫死宋史以忠被誣死說者多據在金三詩以證其忠豈知三詩非出于

時不盡然也其一云云滿腹詩書漫古今頻年流落易傷心南冠終日囚軍府北

雁何時到上林開目摧頽空抱朴脇肩奔走指恨王

尚腰金莫邪利劍今誰在不斬奸邪恨最深

時雍耿南仲輩庸奸誤國為天會四年計議使被畱

時作其二云云遙夜沈沈滿幕霜有時歸夢到家鄉傳聞已築西河館自許能肥北海羊

回首兩朝俱艸莽馳心萬里絕農桑蓋痛徽欽北狩

辭氣悲壯似有徇節之意為六年祈請使再畱未降

時作無如金人優廩宋官縻以好爵王繪甲寅通和錄載李聿興言

本朝制度多是宇文相公所定虛中自念故國已非

真是喜歡時復支賜宅舍都滿

新恩甚渥遂爾負才惜死忍汗朝命即有議禮制度

答粘罕詔書武元碑撰增謚冊文見集等事其三云

云不堪垂老尚蹉跎有口無詞可奈何強食小兒猶

忌拆海波倚杖循環如乃皇統初家屬北歸後作蓋

虛中去國已十餘載春來何處風吹不歸王灼碧雞漫志有詞

云寶旛彩勝堆金縷雙燕釵頭舞人間郵識春來處

天際雁江邊樹故國鶯花問誰主歎憔悴幾番拘旅

把酒祝東風舊許為牧羊之蘇今改而為循環之李

吹取人歸去

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尤無俚之甚矣且金人以遼不懼遼故二韓相繼入相宋未亾尚懼宋故宇文輩

止領閑職不假重權何自有國師之命陰結死士謀

挾故主南奔之事其當辨者凡有五焉自廢齊差除後酈李孔徐張趙諸將馬祝馮李諸官散處各路少主又居上京皆遠隔百千里外不知所約何時何地一也又金人謀知南朝深鑒明受之禍因流言少主脇制高宗彼武穆尙以小皇一奏觸忌斃獄果使虛中挾之南歸實逼較甚何處頓放其才且出海陵之下我知斷不爲此二也又諸書言兵仗南奔先發不克似以兵死者而宋傳被誣焚死乃與金傳略同三也又言連結中外官守多至七十餘人何以鞫治時其家一無書字蹤跡止取圖書爲反具四也益公二

跋亦祇痛宇文以流言掇禍一門并命極表其忠深著賊檜之惡乃謂虛中真有鳳足帛書而不得遂夫諸畱人刺事上京張孝純獻策中州皆達臨安試問此書果誰寄之而誰復得之耶說要誣矣五也要之宋事無徵而金史之言謫訕則可據蓋宋人南渡受侮已極朝野冤聲尤多著錄土印活板濫刻甚眾傳本之入北者大率叫囂怒罵慢侮北人之語宇文家籍良必有之卽謗書爲反具抑復何疑更攷虛中入金所著不槩見凡四則惟劉壘隱居通議載北人龍波子琴譜一序語極抑揄口角竊意龍波當爲虛中晚

號龍溪之譌故定為宇文作亦可據之一節也善夫
椒邱何氏曰金人得于所見而不能無所諱宋人得
于所聞而亦未究其心要難與死節者比此論最合
豈有舍洪忠宣朱觀如之鄙棄為未實而反據程宏
圖之疏李大諒之記為足憑乎後之說者當詳味三
詩核諸時事思過半矣士談在金曾撰欽仁謚冊文
最佳見集禮又篆固礪墓額見松漢紀聞及藏金儒鳴玉寶
琴者見雲煙錄亦虛中一流人而以為同謀則非也
答四外集第四帖

于侍郎欽非地志家著齊乘一書多臆說即志濟南

豈獨劉豫墓螭哉顧亭林山東考古錄指其誤華不

注為靡笄誤平臺城為故軍不識漢志句讀以鄒縣

改鄒平不識晉志闕文以梁鄒入鄒縣不識唐志鎔

刻以管城為營城又元魏城西之大明湖謂即宋城

內之大明湖唐之鵲山湖亭謂即宋城上之鵲山亭

引水經湖水側城北注文下即接上承東城歷下泉

語湖歷相混歷城志竝詆之是也又言金初劉豫置

濟陽縣大定六年避金主允濟諱改曰清陽夫以皇

子諱改縣名必無此例地志亦無清陽文且在世宗

朝而豫稱允濟為主有此文乎去亾金不數十年其

帝系已誤矣惟記濟南讀書堂有王秋澗題當年齊相讀書堂此日金華表佛幢碧色尙餘書帶艸綺疏猶是聚螢窗一詩是爲豫作他無可證竊意鶴山墓螭固屬訛傳而御莊石馬自在必謂上京兩世不能歸骨阜城亦非篤論蓋阜昌諸孫有千戶暉權府事恩總管濟等見於遺山集賦山水及書懷詩又江城子詞學古錄福州總管墓碑二書載其世爲大名人士著尙如舊也叟攷松雪集有送于思容詩云若到濟南行樂處城西泉上最關情題爲山東廉訪照磨正其官所著書時乎

答五 外集第五帖

河渠志載始于大定初年故云金克宋兩河悉畀劉豫豫亾入金數十年決塞遷徙無定亦知熙海二朝曾有河事多順文略去而天會閒劉豫事尤不數及若非齊乘載其堰灤水分響河以益小清則阜昌治績墟矣惟于氏以導灤水爲導小清并改大清爲古濟水則大非蓋北清河故道濟水最南灤水在中河水最北雖指引黃子鴻說與百詩同此古來河流遷變之大源亦古來志水家承傳之經論豈可以臆見撰造漫誣後人哉鄙著詳校中自引齊乘堰灤外略採諸書如大金國志李固渡一則夸堅志陽武下埽一則齊乘馬

車瀆一則爲皇統時事中州集劉迎河防行一則爲
正隆時事竝据元文注入小小補綴難免挂漏謬承
足下愛我錄文備攷敢不竭所見以對奈諸書焚後
無由再輯如上數篇半從記憶而得畫影樵題何以
仰副盛意足下今之謝山弟其敢謬承董浦耶中有
未是處幸以教我

史論五答終



